

心窗
羽

最低的阶梯

□蒋长云

午饭后散步,到申大烟酒店里发会儿呆。见一个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躬着背走进来,在烟柜前来来回回的找寻,寻了很大一会儿,一言不发,又转身怏怏地离开了。

我问申老板:“你咋不招呼客人呢?那老人家在寻啥?也不见他问。”

“不用招呼,天天来,很熟悉的陌生人。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烟店,他每天都会去寻一遍。他要寻低价烟,十块钱以下的,越便宜越好。但现在我店里没有,你看他很失望的样子,估计一路寻过来,都没有。也挺可怜的,这么大了,戒又戒不掉。”

“你不能多进一点低价的烟来吗,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要坚持的。”我打趣道。

“我倒是想进,但你不知道现在低价烟有多紧俏,很难进到了!经济好,有钱人多,烟价一路向上,再贵也有人要。什么牌子的烟都升级换代,出精品烟了。我猜烟厂已不情愿生产低价烟,一样的设备、一样的工人,电费、工资一样付,生产几块钱一包的低价烟,不是傻么!烟又不是口粮,还不到政府限价的地步,所以低价烟确定越来越难弄,将来可能还要少。”申老板同情而又无奈地说,“你今天只看到了一个人,其实很多人这样低头进来。低头出去,有时看到店里有人,还不好意思进来!”

下班回家,在路边菜摊上买菜,卖菜的老奶奶在寒风中迟缓地择菜、称菜、装菜……磨磨蹭蹭好一会儿,我拿出手机等扫码。老奶奶恳切地说:“小伙子,阿可以付现金啊?”

“哟,不好意思,我真没带现金,好久不带钱包了。”

老奶奶一脸无奈、极不情愿地拿出一张脏兮兮的印有二维码的纸。

“这不是有吗?老人家,扫了码,钱到你码上,你一样可以扫着用,很方便的!”我认真地跟她普及相关知识,又给她看付款成功的屏显。

“小伙子,手机我没有的,这张纸是我儿媳妇给我的,这钱你其实是付给了她,回去她要是不给我,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啊!”

我顿时语塞,无言以对。一手交货一手交钱,最原始的交易方式,延续了几千年,到了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,变成了一手交货一手扫码。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并享受着变革带来的便利,而我眼前的这位老奶奶,却被无情地挡在了互联网门槛的外面,而且显然已很难回到原来的世界去。

回家路上,我总想着这个事,觉得有关部门应该考虑设计并推广扫码变现服务才好。

晚上,灯下翻杂志,偶见一社科类的调研报告,比较上海和深圳的创新能力。说上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逊色于深圳,但是创新方面似乎没有深圳那么有锐气。分析比较了诸多的因素,最后发现一个比较重要的,但又似乎与创新不直接相关的差异——深圳有“城中村”,而上海没有。

城中村,鱼龙混杂,棚户遍地,治安不好,居住也不好,历来是各个城市市政改造的首要目标。而作为北上广深之一的深圳,发展到了今天,如何还容许城中村触目惊心地存在,城中村又何以成为创新锐气的一个因素?

社会学家解释道,城市居住成本历来是高的,所谓居大不易。经济越好,城市的吸引力越大,居住的成本就越高。年轻人刚踏上社会,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,要在北上广深这样高房价的大城市生活下来,压力山大。有数据证明,许多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第一份工作在大城市,不到两三年,许多选择了逃离北上广。留下来的,多数是父母上千万给他们置办好了房产。而这些孩子,衣食无虞,尊养处优,享受着大都市的繁华,生活无压力,工作自然就少动力。青年人都没动力,一个城市的锐气就收敛了许多。

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可能更懂年轻人,有意将城中村像湿地一样保留下来,让怀揣梦想的雏鹰有个落脚起飞的地方。这里生活成本低,容许你草草安顿,容许你慢慢成长,栖身低矮棚户的青年,遥望着高楼广厦,无穷的憧憬升华为积极向上的能量。终于有一天,雏鹰变成了雄鹰飞向了更高远的天地,空出来的城中村继续接纳着新一批雏鹰。如此循环往复,城中村像是成功者的培育基地,也成了城市不断向上向前的引擎。

社会就是个阶梯,各个层级各得其所,也激发不断向上的正能量。最低的那级阶梯得确保让人够得着,好让边缘人不止于出局,好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开花的地方。



牧童送花(剪纸) 顾如铭

妈妈失忆了

□刘白

失智失忆鉴定结果今天出来了,中度失智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阿尔兹海默症。妈妈年纪说大也不大,1945年生人,77岁。目前记忆已失,识人都困难。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。问她自己名字,说不清楚,问现在是几月,她不知道。走到外面,既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。因为我和弟弟手上事情太多,加上父亲身体也不大好,母亲走丢后,经常是邻居或亲戚帮忙找到的次数反而比我们找到的次数多。

—

想当年,母亲不仅漂亮,而且聪明。油黑的辫子又粗又长,亮晶晶的眼睛像夜空中的宝石,细细的眉毛像柳叶含烟一样。妈妈学习好更是人尽皆知。那是一方面因为聪明,另一方面因为珍惜。一个女孩子,能上到小学毕业,每次学费还要靠自己挑猪草或养鸡卖来的钱,才能勉强凑够,这样的机会,她是非常珍惜的。小学毕业,失学在家,学校校长亲自登门做工作,说这么聪明的孩子,不继续学习,实在是可惜了。无奈现实如此,在那时农村,女孩子小学毕业就算登峰造极,没能再读书。在生产队做幼儿教师很短的那一段时间,充分展现了她的聪明才智,歌、舞、画,虽说不入流,但在农村已能折服一些孩子和家长,争相把孩子送到生产队托儿所。我妈经常笑着说,你们学习好,还不是遗传了我的。爱读书这一点,好像也真是如此。过年农村流行吃年酒,每到一户人家,别的孩子玩疯了,我却在人家到处找书看。书中自有另一方天地,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。

当年那么体面聪明的一个人,现在走出去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,亲戚朋友与她面对面,竟然不相识,想想也是一件十分心痛的事情。

二

在家庭成员中,我是最不能让母亲省心的人。这一是缘于我的性格,二是缘于我的童年经历。天生多愁善感的我,小时候看到金黄的夕阳一点点落下去,竟然能不由自主落下眼泪。长大一点点,读到长亭送别的长句短句,竟能惆怅起来,久久不能平复。我童年的经历也强化了我性格的养成。我的继爷爷非常喜欢我。我的继爷爷刘九成没有子女,我是长房长孙,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,就说好,如果我是个男孩,就要我为他挽钉(老人故去后,装敛时钉钉子,后代继承人剃的一撮毛发与钉子一起嵌入,是为香火继承人的意思)。我出生后,九成爷爷对我是宠爱有加,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。我相当于过继给九成爷爷了,吃住都与父母不在一起,这既感到爷爷奶奶宠我,别的孩子还没我得宠,又感到毕竟不与父

母在一起,特别是不与母亲在一起,心里总有些空落落的。长到13岁时,大概是1979年,景安乡初中设立一个重点班,集中全乡小学毕业考得最好的前50名学生,组成首届尖子班,强化训练,老师都是当时下放的名师。我至今记得: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明发是个通才,数学老师陆明钰是苏州大学数学系教师,英语老师罗老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(抑或是上海师范大学)教师。学校实行集中住校,也就是说,13岁,我就离开了家,此后,很少有较长时间能够依偎在母亲身边。

我不知道不在母亲身边成长对性格养成有什么样的影响。我总觉得,现在的孩子,小时候有条件还是要与父母在一起长大,特别是不要离开母亲的时间太久了。

因为性格的原因,我总是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,让母亲担心揪心。刚毕业参加工作那段时间,工作压力大,不知道社会常识,加上自我要求高,还有在个人问题上一波三折,感到人生天地间,真是如蝼蚁。于是,那年春天,我出去走了走。等我再出现在母亲面前时,她一把抱住我,大哭一场。那天晚上我睡了,她还搬一张凳子,坐在我床边守着我,不肯离开。于她而言,也许是失而复得吧。但此事对妈妈造成的心灵伤害,她从不提起,我也不敢提起。

三

失智失忆的人,记不得很多事。有的时候答非所问,有的时候问也不答。但是,也不是全记不得。妈妈目前暂时还记得我,人家问我是谁,她会说“我的伢儿”。一些事情,别人让她做,她不是很配合,甚至有抵触情绪。但是,我来劝她做,她勉强可以接受。最近,她记不得洗澡,任何人催促她,她都说“哦哦哦,懂了懂了”或者说“我洗好了”,根本没有办法督促她完成。最后没办法,像小时候她骗我洗澡一样,我只好哄着她骗着她带着她,帮她调好水,她才勉强愿意洗个澡。就是这样,我也累得够呛,浑身上下也都是她洗澡溅出的水。此刻,她就是个孩子,我就是个“妈妈”。

回家和离开,一次次上演相似的场景。即使到现在,每次我回去,远远看到我的车,妈妈仍然会挪着细碎的步子走到路边来,仰着脸等候我。看到我们,欢喜的表情仍写在脸上。的当我要离开时,妈妈像小孩一样拉着我的手,翻来覆去说“不要走,不要走,今天不要走”。要劝她好久,她才勉强放手。每当汽车要发动前,妈妈会从家里柜子里、冰箱里拿东西往车上放,凡是她拿得动的吃的食品,都往我车上放。我们又一个重新往冰箱里放。因此,每次离开家返城,都要如此搬来搬去反复折腾好久。

阿尔兹海默症病变速度是非常快的,去年此时,妈妈还能记得回家的路,现在已很难记得了。我在想,妈妈终究有一天会不记得我,我唯一能做的,是不管她记不记得我,我都要抽时间多陪陪她,多听她喊几声“我的伢”,直到她彻底忘记我……

灯下
漫笔

遗址的魅力

□强雯

巴蜀大地上的古代遗址何其多,如果挨着看完,这一生都不够用。在已知公开的三星堆遗址、泸州宋墓遗址、金沙遗址等,早已列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,因这些遗址而建立的博物馆,更是吸引这些各地的人流连忘返。

然而这些遗址背后的故事并不会随着新闻的远去而淡出,一方一土一窟一佛,映照出古文明的辉煌,在这个世界中,出炉的青铜面具、造像残件、玉琮金器,都从各种关联、关系中衍射出非凡的意义。尤其是将考古、遗址、博物馆、文物结合起来,以作家视野来串联、地理情结来铺陈,则具备了旅游、探秘、大众考古、钩沉方志的综合魅力。

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《寻蜀记》便是如此。随着近年考古公众事业的推进,一些考古爱好者、作家,以更为私人的立场、角度走进这些古代密码场,以自己的方式理解、写作、推广认知。《寻蜀记》可以说是一本在此中做得较为拔萃的一本书。

《寻蜀记》中古遗址的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明清,涉及的遗址、墓葬品是巴蜀一带十分有代表性的,比如宝墩遗址、泸州宋墓、巴蜀汉阙、皇宫寺院等,已经被媒体反复报道过,作者仍旧能从中提炼出深度、新意,这和他能实地走访,以记者身份接触到当地文管所工作人员,介入第一现场不无关联,对于有些地方,他也依靠大量查阅资料,另辟蹊径的解读来完成。

书中提到的不少地方,我也曾去过,比如合江墓葬群。作者介入了现场,也有了采访的痕迹,比如看到当地农民搬运石棺。全文用媒体惯用的方式,将合江石棺比喻为金棺,因为是整体石料挖掘做棺材,及其贵重,故喻为“金棺”,并不是真的用黄金做成。而合江金棺一词并不打引号,这本身会造成一种误导。从考古角度讲这种比喻不严谨,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来烘托分量。但是大众媒体是喜欢的,因为有眼球效应,这篇稿子曾经发表在《中国国家地理》上。作为全国最优秀的大众地理刊物,它并不是考古行业专刊,所以它还是一本市场刊物。把这些曾经在期刊上发表的地理寻访文章集结成书,是好事,但书中对合江金棺不加引号,是为有造噱头的不谨。

2020年底,我驱车参观了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,石棺规模宏大,精品石棺用透明玻璃柜相隔,如《山海经》图画版的《神灵异兽图》,显示了升天流程《拜谒图》……单单是看这些石棺画像也能品味几天。欣赏古物,需要时间、精力,反反复复,吐故纳新。体会的发酵需要时日,而作家尤其需要对物的凝视,这种凝视是安静的、不能被共享的,由此阐发幽思,更能进入一个空灵的思想境地。

所以,在这一点上,《寻蜀记》在思考层面,还没有更深。不过,看过《寻蜀记》,佩服作者去过很多地方,很全面,一网打尽之态,但转头一想,他也疲于奔波吧。每个遗址都写得很“全”。

作者萧易早年在成都一报社工作,他自述曾经因工作需要要写一些考古或博物馆的稿子,后来渐成习惯,渐成一家。我也曾在媒体工作,十分清楚跑口记者的工作流程,记者得到线索,跟着跑一趟实地,问专家几个问题,占有一些资料,便可以脱手成章。遗址或地理类的稿子大多写得很美,写得让众人看了马上就要赶过去,这是媒体的煽情,也是媒体的误导。但媒体的到底承载着让大众成为知识分子的使命。有的时候,记者并无内心激情或愉悦欢快,但工作使然。因为太快,为了赶工,记者本身也是知道分子,所以求全是记者的优势,也是劣势。

当然,从大众可读性上,《寻蜀记》更胜一筹,因为它在讲故事,讲得也很好看。知识点,他面面俱到。

当然,作为一本普及大众的考古图书,《寻蜀记》还是可圈可点的。它把四川境内重要的遗址、文物群都提及了,并且有故事,有缘由。对于公众来说,有故事的遗址,才有阅读的动力,而且,这也可以当作一本地理旅游书来看。四川有什么好玩的?抛开大众景点,至少书中还提供了人文旅游的路线,比如德阳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、合江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、渠县的汉阙群、雅安博物馆、金沙遗址博物馆、平武报恩寺等。

揣着这本书,进入一个省市漫游,你或许并不能将书中的全部景点看遍,你会再度涌起对作者的敬佩,但这种省市漫游,已经能让人生获得新的体验,这种体验也许和书中的倡导的美学完全不同,但是这不重要,它的导航功能已经完成。